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 第七回 甘小就正立知機 惡作偽才媛擇木

賈端甫看了那第一道上諭，他的恩師出了軍機失了冰山，已覺無所倚靠，還不十分著急。看了那第二道上諭，這軍機大臣卻是補的他本部堂官，這位堂官向來同他不大合式，常說他是個一無性情的人，外面做的言現行矩，骨子裡頭也還是些狗肺狼心。倒反不如那些大大方方要兩個錢，講究點聲色自娛的倒還光明磊落些，而且恨他只知道趨奉著厲大軍機，也帶著幾分醋意。賈端甫那時候，因為是大軍機的得意門生，把這位堂官卻也不放在眼裡，不再去揣摩他的脾氣，這就是他的本事不如那位把弟范星圖的地方了。這回見他進了軍機。一想這可是件了不得的事，要想再去巴結他，恐怕也巴結不上了。悶坐了一會，打聽著厲尚書已經回了宅子，趕緊跑到那邊去安慰安慰。問起甚麼緣故，厲尚書道：「這兩天因為外省有幾處上折子，要廢科舉辦學堂，我說這是祖宗成法不可輕更，那曉得拂了洪中堂的意思，在上頭說我見解拘執。現在百度維新，必得要有兩個講求時務的在樞垣襄贊，方能共濟時艱。所以把我擠了出來，熊炯臣就是因為他學堂辦的好，所以才叫他進去的。我們是老舊無能的人了，且看他們這一班維新經濟的好手，怎麼支撐這個時局罷。」賈端甫說道：「老師所講的是法古尊先的正經道理，朝廷雖一時求治太急，用了他們這些新進喜事的人，久後必定還要念及『人維求舊』的這句古訓，倚重老成典型的，藉此暫時恰養恰養也好。」厲尚書道：「我心裡倒也沒有甚麼，省得天天要起早，就是住在園子裡，也真不方便，你曉得的，我家裡就只有你嫂一人跟我到園子裡服侍服侍，又要記掛家裡，無人在家裡照料照料，又恐怕我在那裡沒人調護，真個兼顧為難。如今倒可以在家安坐，況且我又沒有甚麼至親子姪在外頭做官，必得要靠我聲光照顧的人，更覺得一無罣礙。」

談了一會，賈端甫辭了出來，趕緊到衙門裡去走走。秋審處的那幾位提坐，正在商量約齊了去替熊大軍機道喜。見他來了，有一位坐辦那幼樞員外，名叫那緞的同他向來要好，就向他說道：「我正派人去催你，我們要到熊大軍機那邊去，你叫你的趕車的不要卸了。」說著大家一齊穿了補褂，套好了車，到了熊大軍機宅子門口，真是一登津要冷熱迥殊，那道喜的人，已經填門塞巷，熊大軍機又預備車馬搬進，園子門前更顯擁擠。

這八位到了，回事的管家知道，全是本部最有面子的司官，趕緊就上去回。這位熊大軍機是個陽分人，真做得出，說那七位一起請見，這賈老爺道之改日在衙門再見罷。那管家照著傳話出來，賈端甫聽見這話，臉上真是下不去，心上又更加焦急，比在那小銀珠家聽增朗之奚落的話，還要加上一層難過，然而沒法只得退了出來，沒精打采的上車回去。第二天，去訪那位同事，同鄭幼樞員外商量說：「熊大軍機呢，平日同我就有點過節兒，我也曉得我這脾氣有些不合時宜的地方，以為我們做大位的人，總應該大度寬容，不料昨天竟如此相待，以後要想好處恐怕不見得。你替我想，應該怎樣呢？」那幼樞道：「你我知己，你既同我商量，我卻不能拿那泛泛地的寬心丸來搪塞你，你須要他們曉得，這些做大位的人，那醋勁兒比人家的姨太太還要厲害些，在那不得意的時候，沒有抹煞得好，到了他一旦得意，那可真難於補救。熊大軍機平日就常在我們面前，說你是個厲黨，倚著軍機的勢為強，把本部堂官都瞧不起，現在他進了軍機我就替你懸著，昨天竟如此做得出，那以後更不用說了，萬一到了年下同你開個玩笑，那你可就吃不起，就算他沒有這種辣手，但是，這京官做到尚書升是無可升的，調呢也輕易不會調他，年紀又不大，聖眷又好，在這部裡十年二十年也說不定。提員外提郎中，那還有個一定的資格，堂官不能過於抑制，那京察一等可全在堂官手裡，他在部裡一日，你總一日想不到好處，難道你預備做一輩子的刑部司官不成？」

我替你打算，你已經是補了缺的人，倒不如就截取直隸州，出去運氣好，三五年裡頭也還可以做到實缺，道府比京察外放也差不多，這是兄弟的愚見，承端翁見愛，所以就傾心相告，端翁再自己斟酌罷。」賈端甫想想部幼樞的這番話，也真有道理，就說：「承幼翁指教，我就這麼辦罷。但是，我這脾氣恐怕外官也不相宜。」鄭幼樞道：「這倒不然，外官圓話的太多，近來，有些省撫，把那些油腔滑調的看厭了，倒往往賞識端重謹厚的多，只在各人仗著本事去做，總而言之，非運氣不行，你道以為何如？」談了半天，賈端甫告辭。

回家想了一夜，也只有走這一條小路，就去捐了歷俸，在吏部呈請截取分發，又想想那一省好呢？因想起河南擾台胡霖胡兩帥是厲尚書提拔起來的，那位藩台喬方伯官名叫名俊的，又是本司掌印出去的，平素相處也很好。河南省的直隸州缺分也還多，就指省河南引見出京。那熊大軍機也曉得是避他的風頭，因為他一個已經進了新審處補了缺的人，肯如此小就，總算是認虧吃的，也就高高手不再同他計較了。

這賈端甫初中進士，在家鄉開賀的那天，就滿口拿定了是要提員外、升郎中、得京察、放府道的人，那曉得已經看著要如願的事情，忽然出了這個岔兒，竟提不了員外，升不了郎中，得不了京察，放不了道府，還要出去做個候補官兒。可見，事由前定，俗語說的「滿飯好吃，滿話難說」，而況這做官是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的事體，怎麼能自己拿得穩穩的呢？

然而，他京官的運氣已終，外官的運氣甚好。到了省，這胡兩帥因為他是厲尚書的門生，甚為親熱。不多幾天，就委了地河工局的提調。這位喬方伯更為契重，說他是學有本源的人。

喬方伯正兼著學務處總理的差使，就同撫台要了他，兼著學務處的提調，面子要算好極了。那學務處的委員甚多，懂得學務的卻甚少。賈端甫看著皆不足與談，只有一位參議兼高等學堂總理的魏琢人太史，見了兩面覺得甚有道理。這位魏太史官名行堅，是江西南昌府人，未滿弱冠即入詞林。後來，因為參了一位當道大員，這位大員勛位名望甚為朝廷倚重。他這折子上去，不但沒有參得動他，反傳旨嚴加申飭，幾乎送了前程。他見風頭不好，就告養回家。這胡兩帥做江西糧道的時候，就同他很要好。到河南撫台，正值朝旨申飭各省縣辦學堂，就把這魏太史卑禮厚幣的請來開辦。胡兩帥於學堂的事體，本來絲毫不懂，全仗魏太史維持。佈置高等學堂預備科開學的這天，行禮已畢，教習領著學生上來參見，胡兩帥要想說兩句內行話，就望著魏太史道：「這學生的功課裡頭，體操一門那是最有益的，我天天還要做那八段錦的功夫呢。算學一門似乎可以隨便些，難道叫他們學成功了，到洋行裡去做剛伯杜麼？至於地理，這是琢翁貴省的人最講究的，琢翁想來也總高明的了，來龍去脈水風木火那是不容易考求的呢，他們在這學堂裡學成了就能夠替人家看地麼，還是也要到山裡去走走，磨練磨練呢。」魏太史曉得他全弄左了，怕他下不來台，只好含糊答應了兩句，拿別的話岔開去，這番話卻是通學堂都聽見的。魏太史雖然再三叮囑，不准傳說出去。然而，那裡攔得住這許多嘴呢，恰好同時有一位省撫，也是因為要辦學堂，開了個單子叫那學堂總理買幾部書，那位學堂總理，把單子一看共是五個字，分作三行，第一行是「扶微」兩個字，第二行是「天文」兩個字，第三行是「雷」一個字。這位總理看了不解，只得上去請示道：「奉大帥發下單子吩咐買幾部書，那『扶微』大約是幾何『扶微』了？」那位省撫點頭道：「不錯！」這總理又問道：「請示這『天文』買那一種呢？」那位省撫道：「虧你是一位翰林，連個『天文』的書都不曉得，可笑可笑。」說著就端茶送客。

那個「雷」字，這位總理也不敢再問。回到學務處，請了幾位提調、文案、教習，大家猜擬不出。有一位悟心好些的，忽然想著道：「大約是那『電學』的『電』字之誤。」大家齊說「不錯」。這兩件事被一家報館聽見了說：「這『地理』對『天文』真是天造地設，工巧絕倫。」就拿來登在報上。

再說這位魏太史少年時候，詞率裡夫最好，做點六朝小品溫李香奩一時，無出其右，通籍之後，殫心經籍研究說文，繼又結交名流，講求新學。後來見這新學的流弊太多，幾至牽動國脈，怕為比匪所傷，又力矯其弊，格守著聖經賢傳尊君親上的道理，真是識實古今，學通中外，而且言坊行表趨向必端詢，不愧為學界津梁，師儒表率，把這河南的學堂辦的井井有條。

學堂裡的學生，雖不能淬勵精神，翊衛邦族，卻個個循規蹈矩，沒有一些爭競囂張之習，要算是時下辦學堂的一位能手。見了這賈端甫，也覺得針芥相投，沒事就常常遇從，彼此意見都說這學堂的教科第一最重的是經學，若各門學科不從經學入手，將來皆

成為無本之學。所以，他們講究的學堂功課，首在讀經解經，比那從前講八股的時候，倒還講的認真些，這也是保全國粹的大道理。有一位過路的狂士同他們說道：「經書裡惟有一部《論語》是最為有益於身心家國之書，文字亦簡而賅，賤而奧，樸而華，為人生所必應讀的，左氏為文筆之祖不在經書之列，卻也不可不可不讀，此外，皆是些斷碼殘碑。禹貢是個不全的地輿圖，月令有如隔年曆本，只好視為商彝周鼎，作為一種最高貴之陳列品而已，又何必費有用的精神，鑽研這無用的故紙呢？」這兩位說這狂士是個離經叛道的人，要請抗台拿辦驅逐，擾台因為這位狂士也是當代知名的，未敢輕易動手，這位狂士也就望望然而去了。

他們兩位達到禮拜學堂放假，就迭為賓主煮酒論心。這天，又是禮拜的日期，賈端甫得了一條極大的黃河鯉，又新由南貨客人帶來的金華茶，堡上一天，買了幾盆菊花，就約了這魏太史銜杯賞菊，又談到政治上，魏太史道：「他們講新學的，總說不可用專制手段，其實，天下事非專制不行，就是他們外國說起來呢，有甚麼君主、民主、立憲、共和的，分別替他按實了考較起來，也還脫不了這專制的主義，像我們這個學堂，要不是我們用專制手段壓服住了，這兩年，不知要起了多少風潮，怎能夠這麼服服貼貼的呢。講到治家更非專制不可，不專制，兒子不服老子的管教，妻子不受丈夫的約束，那還成個甚麼人家呢？」正說到這裡，只見他的管家手裡拿了一封信，匆匆的跑了來，魏太史忙問：「甚麼事體？」那管家回道：「今天早上，老師出了門，太太就叫家人僱輛車，說到於太太那裡去，家人說：『家裡有車，何必僱外頭的呢？』太太說：『那騾子不好，會岔眼。』家人就到街上展了一輛，太太就叫小桃拿了一個包袱，一個鋪蓋卷，一隻箱子，一個提盒，還有鏡盒等類裝在車上，家人問小桃帶這些東西做甚麼，小桃說太太要在於太太那邊住兩天呢，家人也就不能再問，也沒有要人跟，說路近有車把勢行了，省得多個人跨在轎子上討厭。剛才姪少爺到老爺內簽押房拿件公事，看見案上一封信，說是太太寫的，裡頭說的話甚是希怪，姪少爺即加了一張信封了口，叫家人送來，請老爺看了，吩咐怎麼辦法。」魏太史聽了甚是詫異，連忙拆開看，裡頭一張信箋上寫的是：者之書，情節甚奇，就呈察閱。嬌母至今未歸，應如何辦理？恭叩福安。

福安佳男傳經謙筆

再看那小信封上面寫的是：「留呈庵帶主人親展」，下款是「碧珍手緘」，抽出裡頭是三張離合如意的毒花箋，上頭寫的是：適庵主人親鑒：絮自奉裳衣，荏苒八載，初以主人才名著於鄉里，直聲震乎雲端，伊然一代偉人。自必有非常德業，慚非德耀，獲致伯寫，竊引為三生之幸。造依侍既久，始知主人生平學術經濟，都從「心勞日拙」四字中來，謹就確有可指者數端，為主人陳之。

主人以乞養辭官，乃歸裡之後，高堂之甘旨常虛。而主人之樽盤必備，德色評語，時中傷乎庭幃，側帽扶輪，徒飾觀於戚口，迨至金撥就萎，風木增惡。主人侍疾曾無嘗藥之誠，枕塊猶戀桑中之好，而徒以表阡廬墓，為驚世駭俗之方，此見主人之所以為孝過也。

主人，兄有孟皮，疾如貢父。

主人不求第萌，俾荊樹以重榮，轉燃豆箕，致棠華之遽隕，道得獨壤腴產，猶憂侈說並桃。此則主人之所以為弟也，若光臨財之際，主人素以千駟不顧自矜顧，何以主講嶽麓脩脯一支十年，未及一載，以燔內不至，托故而行，而預支之脩，未聞以絲毫還壁。

主人之產，因如是乎？至於中構之事，更有不堪為外人道者，即如今姪姪如，名為依阮籍之光，實則賴懷嬴之助，此中曖昧，他人不知，寧王。絮之日待。

房帷者，亦憂襄如充耳耶，絮頻年體察，知主人之宅心行事，斷無作善降祥之理。為之妻李者，將何以仰望終身？因念良禽擇木而棲，賢士擇主而事。臣之於君，既有斯義，婦之於夫，何獨不然。泰西男女，離合固可自由，即在支那，伊古以來，婦人之下堂求去者，亦史不絕筆。絮蓄此態久矣，前在尋陽，獲見主人表弟池客中書，以英挺之姿，具磊落之概，方方主人，其誠偽相判奚啻霄壤，絮寧為誠者妾，不願為偽者妻也。所以不亟亟相從者，良以孟子去齊，三宿書畫，既餘惓惓之情，何惡悻悻以去。且以主人智慧卓爾，識見過人，或能猛省前非，亦未嘗不可白頭相守。近見，主人顛倒黑白，日益加增，欺世盜名，若將終身，斯真不可救藥矣。伏念絮湘弦數遍，已屬殘春，若再含垢忍無，鬱鬱居此，必致終論藩囿，未免負此性靈，用是薄檢奩妝，長驅就道，古人絕交，不出惡言，不忍面謫主人之短，是以不別而行，而又不肯如玉清之私通，用特留書告別，一聲鄙忱。從此，使君不妨另有婦，羅敷亦自有夫矣，素念主人於此等處，尚能達觀，當必夷達視之，不以追騎相追。萬一主人未能免俗，必欲置諸法網，罪以潛奔，在絮固不辭緊線之差，恐主人辦轉揚推簿之站，似林七均有不利，當望高明反覆審之。書不盡言，千萬珍重。

長沙何絮留後

魏太史看了這信，沉吟了一會，賈端甫問是怎的，魏太史本想把這信送與賈端甫看看，商量商量辦法，但是信裡頭所說的話，實有不可告人之處，賈端甫雖是至交，也不便與他曉得。

想了一想，把信望懷裡一揣說道：「沒有甚麼，內人急於要回娘家，怕我攔他，不等我回去就動身了。」當時就叫那管家來說道：「你回去告訴姪少爺，即說信我收到了，沒甚麼要緊，我回來再說罷。」他仍然與賈端甫吃酒談心，從從容容的吃了飯才回去。他本想派人去追，又想這位夫人是說得出做得出的，萬一遍了回來，當著人把這些話說個淋漓盡致，叫我怎麼收場，又叫我怎麼在此地做人呢？倒不如忍忍氣聽他去罷。這真可以算得個有學識有涵養的人了。然而，看書的諸位替他設身想想，除了這樣還有甚麼萬全之策呢？

他這位何氏夫人，小名柳光，名號籍貫都已見過，不必再提他。父親也是個名士，早不在了。十七歲上嫁這魏太史，做續弦。他本是個闊達不羈的才女，就他這書信也可略見一斑，同這矯揉造作的魏太史怎合得來呢。這就是我們中國婚姻，不由男女自擇的毛玻在南昌，同這魏太史的表弟章廉相見，就彼此有意，恰好章廉是由舉人考取內閣中書要進京，魏太史就了河南的學堂，兩人各帶家眷一齊動身到了九江，同住一個客棧，因等輪船耽擱了幾天，這個當口何碧珍就同章池客，了卻那五百年前的孽債，本想跟著他溜進京去，因怕九江人多，萬一鬧出事來。不免都要吃點眼前虧，所以，沒有敢輕舉妄動。

在這河南住了兩年，心裡實在忘不了那稱心如意的情節。曉得這些滿臉道學氣的人，最怕是人窺側他的隱衷，更怕人把他那不可告人的事體，當著大家掀出，使他那個架子裝不成功，所以寫了這書信，以為鉗制他不敢追緝之計，其後卷了些金珠細軟，帶了一個丫頭，僱車揚長而去。到了路上，才同這趕車的說起叫他送到順德府上火車，這趕車的說我甚麼都沒有預備，又沒有帶辦套牲口，怎麼能走呢？這位魏太太道：「車上東西輕，單套也行了，至於應用的物件，我多加你些錢，在前頭站上買，有甚麼事總是我擔承，斷不會叫你吃虧的。」那趕車的也就肯了他。熟料，這書信到了魏太史手裡，必勝於埋伏著十萬斷後精兵，果然魏太史不出這女諸葛所料，不敢以一矢相加，可從此知道此娘子軍的背水奇陣了。這何碧珍到了順德，加倍給了車價，打發那趕車的回，帶著小桃上了火車。到京的時候，已有五點鐘，暫在驛馬市的佛照樓住下，寫了一封信，叫店伙送到潘家河沿內閣章老爺宅子裡，請章老爺就來。這章池客恰好才從館子裡吃酒回家，剛下車，進門就接到這信，拆開一看，見上面寫的是：池客中翰夫子愛鑒，妄自洪都識荊，即深依戀，猥以殘質，獲接幃裳。一夕郵亭，三生夢石，當時即擬追步紅拂，奔侍藥師，只以兩家車從在途，耳目繁多，恐累清德，遂爾忍割愛，勞燕分飛。別後膏沐無心，淚痕常洗塵，妾之思君如是，不知使君之念妾何如？

近與僮父訣別，有泰西男女離合自由之權，間隙來都，投托字下。妾之婢之，惟君新命。敢乞速臨賜存，一商進止。俟奉台命，再當整理荊釵，晉謁大歸。臨穎仁盼，飾言面陳。敬請劉安！何絮檢衽謹上。

章地客看了這信，倒也覺得十分奇異，他是個不拘小節的人。當下就對店伙說道：「你回去說我就來。」又吩咐趕車的不要卸車，他進去轉了一轉，交代了不實等他吃飯，就出來上了車。一出街口，就到了佛照樓，進去一見面，這何碧珍就盈盈下樓，章池客連忙還禮，說道：「表嫂你怎麼來的？」何碧珍道：「我已經同那魏琢人思斷義絕了，你這樣稱呼，那可不好。」章池客又改口

叫碧妹妹，何碧珍說：「也不好。」章池客道：「你叫我怎麼稱呼呢？」何碧珍道：「我如今是你身邊的人了，叫我柳兒也可，叫我何姨娘也可，聽你的便罷。」

章池客道：「那總不好這麼樣罷，我們彼此以字相稱何如？」

何碧珍道：「那也隨你。」當下，坐下細談別後之事。章池客道：「你大約還沒有吃飯，我們叫幾樣菜，弄點場來吃吃罷！」

何碧珍道：「不但要你在一塊吃飯，並且你今天不能回去，我到了家裡不敢爭夕，今天才到，你可得在此陪陪我，我還有多少話要同你談呢。」章池客說：「這也沒有甚麼不可。」

一面叫店伙計去叫菜打酒，一面吩咐趕車的說：「你把車趕回去罷，我今天不回家了，明兒八點鐘來接。」不一會，店伙燙了酒拿了幾個下酒的碟子來，兩人對前，談到臨走寫的那書信，何碧珍細細的背與章池客聽，章池客道：「寫的真好，只是說的阮微畢露，未免太刻毒些。」何碧珍道：「不是這樣如何制得住他？我怎麼能平平安安、放放心動的來找你呢？我可同你說，我是心服情願跟你做妾的，你家太太跟前我總低頭取小，盡我做妾的道理。」章池客道：「那總太覺屈事，我們再商量罷。」何碧珍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我要不願就是叫我做貴妃、福晉、夫人，我也不要做，我要願，就是叫我做個外婦私窩。通房丫頭也沒有甚麼不可，我看不獨我何碧珍一人為然，凡是天下的女子，沒一個不為此心的。不過受了父母男人的束縛，叫做沒法罷了，而且我覺得，只要男女合意不拘一夫多妻、一妻多夫都無不可，那泰西人要講一夫一妻的道理，似乎還未能體貼的十分透澈。」章池客拍手道：「這話很是狠是，卿真可話解人。」兩人又喝了兩杯酒吃了飯，談了一會，收拾就寢。宦海鐘·88·這一宵的歡愛，真是新婚久別兼而有之。直睡到紅日滿室，方才披衣同起，好在這內衙門一月誤班的日子有限，所以甚為清閒，又叫了兩碗麵來吃了。章池客道：「我先回家佈置佈置，再放車來接你。」章池客回到家中，同他妻子平氏太太說道：「奇事，奇事。」平氏太太道：「甚麼事呢？」章池客道：「你曉得我昨夜住在那裡？」平氏太太道：「趕車的說你在佛照樓有個女客，在裡頭留你住，大約是你上海相好的信人，特為到京裡來找你的。」章池客道：相好的呢，倒也不錯，卻不是上海的信人，你道是誰？就是魏家的表嫂何碧珍。我不是前回同你說過，在九江客寓裡那一晚上的事體呢。」平氏太太道：「他怎麼能來到京裡？」章池客就把他寫信與魏琢人斷絕，帶了一個丫頭來京相投的話說了一遍，平氏太太道：「倒也很好，只是這魏琢人怎麼肯甘心呢？恐怕他要鬧的話，說我是讓他來做伴，再好也沒有的了。但是，叫做妾，總不好，我就同他妹妹相稱罷。」章池客道：「恐他未必肯回來看罷。」

平氏太太叫丫頭、老媽子收拾對面房間，買蠟燭鞭炮，一面叫套車去接何小姐。不多一刻，何碧珍已經到了，家人連放鞭炮。

何碧珍先到祖宗面前行了禮，回來就請老爺太太受禮。平氏太太道：「妹妹，我們平行了罷。」何碧珍道：「那可不敢，我何絮今兒是自己情願做章老爺的妾，太太若不受何絮的這頭，那就是不肯收納何絮，我何絮只好遁入空門了。」平氏太太沒法，只得立受了他的頭。平氏太太還是叫他妹妹，他一定不敢當。章池客道：「昨天我說過，就叫他碧珍罷。」平氏太太讓他到房裡坐，他一定見讓著平氏太太先走，到了房裡就搶著替太太倒了一碗茶，還要來裝水煙，平氏太太說：「這可不必。」

停了一會，又領他到對面房裡看了新房，收拾的也還乾淨。晚上，叫了一桌菜。這平氏太太生了一兒一女，兒子才八歲，女兒六歲，團團圓圓的坐了一桌，吃的倒也十分有趣。晚上，送章池客到這何氏新姨太太房裡去休息。章池客雖是一個清苦京官，有這一妻一妾相陪，膝下又有一雙兒女，過的也狠舒服。隔了將近一年，忽然接到他表兄魏琢人太史的一封信，想來要具問興師了。他夫婦三個看見，皆不免有點心涼。究竟魏太史的信上說些甚麼，請諸位猜一猜春。